

時間是凌晨兩點多，敦也、幸屏和翔太三個人走在位於高地的住宅區，周圍有很多外形設計很相似的房子，幾乎沒有一棟房子亮燈，但絕對不能大意。如果不小心大聲說話被人聽到，事後警方來查訪時，可能會有鄰居告訴警察「半夜聽到有可疑的男人經過的動靜」，敦也希望警方認為歹徒開車離開了案發現場，當然，前提必須是那輛皇冠車不會很快被人發現。

他們正走在和緩的坡道上，走了一會兒，坡度越來越陡，房子也越來越少。

「到底要走去哪裡？」幸平喘著氣問。

「就快到了。」翔太回答。

走了不久之後，翔太的確停下了腳步，旁邊有一棟房子。

那是一家店舖兼住家，但房子並不大。住家的部分是木造的日本建築，門面不到四公尺寬的店舖拉下了鐵捲門。鐵捲門上沒有寫任何字，只有一個信件的投遞口，旁邊有一棟看起來是倉庫兼停車場的小屋。

「這裡嗎？」敦也問。

「呃，」翔太打量著房子，偏著頭回答：「應該是這裡。」

「應該是什麼意思？難道不是這裡嗎？」

「不，我想就是這裡，只是和我上次來的時候感覺不太一樣，我記得之前看的時候感覺比較新。」

「你上次來的時候是白天，可能是這個緣故。」

「也許吧。」

敦也從行李袋裡拿出手電筒，照了照鐵捲門周圍。門上方有一塊看板，好不容易才能辨識「雜貨」這兩個字，前面還有店名，但看不清楚是什麼字。

「雜貨店？開在這種地方？會有人來嗎？」敦也忍不住說道。

「正因為沒有人來，所以才倒閉了吧？」翔太說的很有道理。

「原來如此，要從哪裡進去？」

「從後門走，那裡的鎖壞了，跟我來。」

翔太走進雜貨店和小屋之間的防火巷，敦也他們也跟在後方。防火巷大約一公尺寬。走進防火巷時抬頭看了看天空，圓月懸在正上方。

屋後的確有後門，門旁有一個小木箱子。「這是什麼？」幸平小聲嘀咕道。

「你不知道嗎？牛奶箱，送牛奶時就放在這裡。」敦也回答。

「是喔。」幸平露出欽佩的表情注視著牛奶箱。

後門打開，三個人走了進去。屋內雖然有灰塵的味道，但不至於不舒服。一坪大的水泥地上放了一個生鏽的洗衣機，恐怕已經壞了。

脫鞋處有一雙積滿灰塵的拖鞋，他們沒脫鞋子，跨過那雙拖鞋進了屋。

一進門就是廚房。地上舖著地板，流理台和瓦斯爐並排放在窗邊，旁邊是一個雙門冰箱，房間中央放著桌椅。

幸平打開冰箱，掃興地說：「什麼都沒有。」

「當然不可能有啊，」翔太嘟著嘴說，「萬一有的話，你打算吃嗎？」

「我只是說說而已。」

隔壁是和室，放了衣櫃和神桌，角落堆著座墊。和室內還有壁櫥，但他們無意打開檢查。

和室後方就是店面。敦也用手電筒照了照，貨架上還留著少許商品，都是一些文具、廚房用品和清潔用品。

「太幸運了，」正在檢查神桌抽屜的翔太叫了起來，「有蠟燭，這麼一來就有亮光了。」

他用打火機為幾根蠟燭點了火，放在好幾個地方，室內一下子亮了起來，敦也關掉了手電筒。

「太好了，」幸平盤腿坐在榻榻米上，「接下來只要等天亮就好。」

敦也拿出手機確認時間。凌晨兩點剛過。

「啊，我找到這個。」翔太從神桌最下方的抽屜中，拿了一本像是雜誌的東西，似乎是過期的周刊雜誌。

「給我看看。」敦也伸出手。

他拍了拍灰塵，再度看著封面。封面上有一個面帶笑容的年輕女人。是藝人嗎？好像有點眼熟，他看了半天，終於想起是經常在連續劇中演媽媽的女演員，現在差不多六十多歲。

他把周刊雜誌翻到背面，確認了發行日期，上面印了大約四十年前的日期。他告訴其他兩個人時，他們都瞪大了眼睛。

「太猛了，不知道那時候發生了什麼事。」翔太問。

「等一下。」敦也說完，站了起來。他拿著手電筒，走去前方的店面。

他照著貨架，在店裡走來走去，希望能夠找到塑膠布之類的東西。

有捲成筒狀的紙，那是用來糊紙門的紙。只要把紙攤開，可以躺在上面。他正想伸手拿紙捲，背後傳來隱約的動靜。

敦也嚇了一跳，回頭一看，發現有什麼白色的東西掉在鐵捲門前的紙箱內。他用手電筒照了紙箱內，發現是一封信。

他全身的血液沸騰起來，有人把信從郵件投遞口投進來。三更半夜，郵差不可能來這種廢棄屋送信。也就是說，一定是有人發現敦也他們在這棟房子裡，所以來向他們通風報信。

敦也深呼吸後，打開郵件投遞口的蓋子，觀察外面的情況。他以為外面可能停滿了警車，沒想到一片漆黑，完全沒有任何動靜。

他稍稍鬆了一口氣，撿起那封信。信封上沒有寫任何字，他翻過來一看，發現用圓潤的筆跡寫著「月亮兔」幾個字。

他拿著信走回和室，給另外兩個人看，他們都露出害怕的表情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會不會之前就留在那裡的？」翔太問。

「我親眼看到剛才丟進來的，絕對不會錯，而且，你看這個信封，不是還很新嗎？如果之前就有了，上面應該有很多灰塵。」

幸平把高大的身體縮成一團，「會不會是警察……？」

「我原本也以為是警察，但應該不是，如果是警察，不會做這種蠢事。」

「對啊，」翔太嘀咕，「警察怎麼會自稱是『月亮兔』。」

「那是誰啊？」幸平不安地轉動著眼珠子。

敦也注視著信封，拿在手上時，感覺份量很重。如果是信，應該是一封長信。送信的人到底想告訴他們什麼？

「不，不對，」他嘀咕道，「這不是給我們的信。」

另外兩個人同時看著敦也，似乎在問：「為什麼？」

「你們想一想，我們走進這個家才多久？如果只是在便條紙上寫幾行字也就罷了，要寫這麼長一封信，至少也要三十多分鐘。」

「對喔，被你這麼一說，好像也有道理，」翔太點點頭，「但裡面未必是信啊。」

「那倒是，」敦也再度低頭看著信封，信封黏得很牢，他下定決心，用雙手抓住信封的角落。

「你要幹嘛？」翔太問。

「打開看看，就知道裡面是什麼了。」

「但上面沒有寫是寄給我們的，」幸平說，「擅自拆別人的信不太好吧？」

「有什麼辦法，因為上面並沒有寫收信人的名字。」

敦也撕開信封，用戴著手套的手指伸進信封，把信紙抽了出來。打開一看，上面用藍色墨水寫了滿滿的字。第一行寫著「這是我第一次諮商。」

「什麼意思啊？」敦也忍不住嘀咕道。

幸平和翔太在一旁探頭張望。

那的確是一封很奇妙的信。

這是我第一次諮商。我叫月亮兔，是女生，請原諒我因故無法公開真實姓名。

我是運動選手。不好意思，我也不方便公布我從事的運動項目。雖然我這麼說有點像在自誇，但我的表現很不錯，有機會代表國家參加明年舉行的奧運。所以，一旦我公開運動項目，很容易猜到我是誰，但我想諮商的事和我是奧運候選選手這件事也有關係，所以，敬請諒解我的任性。

我很愛我的男朋友，他最瞭解我，也最支持我，對我的幫助也最大，他發自內心地希望我去參加奧運，他說，只要我能參加奧運，他願意付出任何犧牲。事實上，他無論在物質上還是精神上，都給了我不可計其數的支持。正因為他的無私奉獻，我才能夠努力到今天，才能夠撐過這些痛苦的訓練。我一直覺得自己站在奧運的舞台上是他最大的報答。

但是，最近發生了一件對我們來說簡直就像是惡夢般的事。他突然病倒了，得知病名後，我覺得眼前一片漆黑。因為他罹患了癌症。

他幾乎沒有治癒的可能，醫院的醫生私下告訴我，他只剩下半年的生命，但我猜想他自己也已經察覺了。

他躺在病床上對我說，目前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時期，叫我不必在意他，專心投入訓練。事實上，最近的確有很多加強集訓和遠征海外比賽的行程，我很清楚，如果想代表國家參加奧運，眼下真的是關鍵時期。

但是，除了身為運動員的我以外，還有另一個我希望可以陪伴在他身旁。我想放棄訓練，陪在他身旁照顧他。事實上，我也曾經提議放棄參加奧運，但是，他當時露出悲傷的表情，至今回想起來，都忍不住落淚。他對我說，千萬不要有這種念頭，我去參加奧運，是他最大的夢想，不要奪走他的夢想。無論發生任何事，在我站在奧運的舞台上之前，他都不會死，要我向他保證，一定會努力訓練。

他向周圍人隱瞞了病情。我們打算在奧運結束後結婚，但並沒有告訴家人。

我度日如年，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。即使在練習時，也無法專心投入，成績當然不可能理想。我忍不住想，既然這樣，不如乾脆放棄比賽，但是，想到他難過的表情，我遲遲無法下決心。

在我獨自煩惱時，剛好聽到了浪矢雜貨店的傳聞，心想搞不好可以向我提供什麼妙計。我抱著一線希望，寫了這封信。

同信附上了回郵的信封，請助我一臂之力。

月亮兔

三個人看完信，忍不住面面相覷。

「怎麼回事？」最先開口的是翔太，「為什麼會丟這封信進來？」

「因為她在煩惱啊，」幸平說，「信上不是寫了嗎？」

「這我當然知道，問題是為什麼找雜貨店諮商她的煩惱？而且是已經倒閉、根本沒人住的雜貨店。」

「你問我，我也不知道啊。」

「我不是問你，只是把內心的疑問說出來，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。」

敦也聽著另外兩個人的對話，看著信封內。信封內放了另一個折起來的信封，收件人的地方用簽字筆寫了「月亮兔」幾個字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啊？」他終於開口問道，「看起來不像是精心設計的惡作劇，似乎是真心在請求指教，而且她確很煩惱。」

「是不是搞錯了，」翔太說，「搞不好哪裡有幫人開示的雜貨店，她一定是搞錯地方了。」

敦也拿起手電筒站了起來，「我去確認一下。」

他從後門走出去，繞到雜貨店前，用手電筒照向看板。

他定睛細看，油漆剝落，看不清楚，但在「雜貨店」前面，的確有片假名寫著「浪矢」這幾個字。

他回到屋內，把看到的情況告訴另外兩個人。

「所以果然是這家店，但正常人把信丟進這種廢棄屋，會期待有人回答嗎？」翔太偏著頭納悶。

「搞不好不是這家浪矢？」幸平開口說，「搞不好哪裡有一家真正的浪矢雜貨店，因為兩家店名相同，所以搞錯了。」

「不，不可能。看板上的文字幾乎快看不到了，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叫這個名字，根本看不清楚。不過……」敦也拿出剛才那本周刊雜誌，「我好像在哪裡看過。」

「看過？」翔太問。

「我好像看過『浪矢』這兩個字，我記得好像是在這本周刊上看到的。」

敦也翻開周刊雜誌的目錄，快速地瀏覽，視線立刻停留在一個地方。

那是一篇名為「深受好評！消煩解憂的雜貨店。」

「就是這篇，只不過不是浪矢（namiya），而是煩惱（nayami）……」

他翻到那一頁，報導的內容如下。

**有一家可以解決任何煩惱的雜貨店深受好評。那家店就是位在〇〇市的浪矢雜貨店。只要在晚上把寫了煩惱的信丟進鐵捲門上的郵件投遞口，隔天就可以在店後方的牛奶箱裡拿到回信。雜貨店老闆浪矢雄治先生（七十二歲）笑著說：**

「一開始是我和附近的小孩子拌嘴，因為他們故意把浪矢(namiya)念成煩惱(nayami)。因為看板上寫著，接受顧客訂貨，意者請內洽，他們就說，爺爺，既然這樣，那我們可以找你解決煩惱嗎？我回答說，好啊，任何煩惱都沒有問題，沒想到他們真的來找我商量。因為原本只是開玩笑，所以起初來找我商量的都是一些亂七八糟的事。像是不想讀書，要怎麼讓成績單上都是五分，但我無論遇到什麼問題，都很認真地回答，久而久之，開始有一些嚴肅的內容。像是爸爸、媽媽整天吵架，他覺得很痛苦。後來，我請他們把要問的事寫在信上，丟進鐵捲門上的郵件投遞口，我會把回信放在後門的牛奶箱裡。這麼一來，即使對方不具名，我也可以回答。從某一段時間之後，大人也開始找我諮商。雖然我覺得我這種平凡的老頭子幫不上什麼大忙，但還是很努力思考，努力回答他們的問題。」

當問及哪方面的煩惱最多時，浪矢先生回答說，大多數都是戀愛的煩惱。

「不瞞你說，這是最不擅長回答的問題。」浪矢先生說，這似乎成為了他的煩惱。

報導旁有一張小照片，照片上出現的正是這家店，一個矮小的老人站在店門前。

「這本周刊雜誌並不是剛好留下來，因為這本周刊上登了自己家裡的事，所以特地留下來。話說回來，真讓人驚訝——」敦也輕聲嘀咕道，「消煩解憂的浪矢雜貨店嗎？相隔了四十年，現在還有人上門諮商嗎？」

說完，他看著「月亮兔」寄來的信。

翔太拿起信紙。

「他媽的，」翔太氣鼓鼓地說，「到底是怎麼回事啊？」

三個人回到和室，敦也再度看著「月亮兔子」寫來的信。

「怎麼辦？」翔太問敦也。

「不必放在心上，反正天亮之後，我們就離開了。」敦也把信放回信封，放在榻榻米上。

一陣沉默。外面傳來風聲，蠟燭的火光微微晃了一下。

「她不知道有什麼打算。」幸平幽幽地說。

「打算什麼？」敦也問。

「就是那個啊，」幸平說，「奧運啊，不知道她會不會放棄。」

「不知道。」敦也搖了搖頭。

「應該不可能吧，」回答的是翔太，「因為她男朋友希望她去參加奧運。」

「但是，她男朋友生病快死了，這種時候哪有心思訓練，當然應該陪在男朋友身邊啊。她男朋友心裡應該也是這麼想吧。」幸平難得用強烈的語氣反駁道。

「我不覺得，她男朋友想要看到她在奧運舞台上發光，所以正在和疾病搏鬥，至少希望可以活到那一天，但如果她放棄了奧運，她男朋友可能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力量。」

「但她在信上寫了，無論做什麼事都無法專心投入，這樣下去，根本沒辦法去參加奧運比賽。她既見不到男朋友，又無法完成心願，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嗎？」

「所以她必須拚命努力啊，現在根本沒時間煩惱。即使為了她男朋友，也要努力練習，無論如何，都要爭取參加奧運，這是她唯一的選擇。」

「是喔，」幸平皺起眉頭，「是嗎？我做不到。」

「又不是叫你去做，是叫這位兔子小姐去做。」

「不，我不會要求別人去做我自己也做不到的事，翔太，你自己呢？你做得到嗎？」

被幸平這麼一問，翔太答不上來，一臉不悅地轉頭看著敦也問：「敦也，那你呢？」

敦也輪流看著他們兩個人。

「你們幹嘛這麼認真討論？我們有必要考慮這種事嗎？」

「那這封信要怎麼辦？」幸平問。

「怎麼辦……沒怎麼辦啊。」

「但是，要寫回信啊，不能丟著不管吧。」

「什麼？」敦也看著幸平的圓臉，「你打算寫回信嗎？」

幸平點點頭。

「寫回信比較好吧？因為我們擅自把信拆開了。」

「你在說什麼啊，這裡本來就沒有人，她不應該把信丟來這裡，收不到回信是理所當然的。翔太，你也同意吧？」

翔太摸著下巴，「你這麼說也有道理。」

「對吧？不用管他啦，不要多管閒事。」

敦也走去店面，拿了幾捆糊紙門的紙回來，交給另外兩個人。

「給你們，用這個鋪著，睡在上面。」

翔太說了聲：「謝啦。」幸平說了：「謝謝。」接了過來。

敦也把紙鋪在榻榻米上，小心翼翼地躺了下來。他閉上眼睛準備睡一下，發現另外兩個人沒有動靜，張開眼睛，把頭抬了起來。

兩個人抱著紙，盤腿坐在榻榻米上。

「不能帶他去嗎？」幸平嘟囔著。

「帶誰？」翔太問。

「她男朋友啊，生病的那個。如果她去集訓或遠征時可以帶男朋友同行，就可以一直在一起，她也可以訓練和參加比賽。」

「不，這不行吧？他生病了啊，而且只剩下半年。」

「但不見得不能動彈啊，搞不好可以坐輪椅，這樣的話，就可以帶他同行了。」

「如果能夠做到的話，她就不會來諮詢了。她男朋友應該臥床不起，不能動彈吧。」

「是嗎？」

「對啊，我想應該是這樣。」

「喂，」敦也開了口，「你們要討論這種無聊事到什麼時候？我不是說了，別管閒事嗎？」

另外兩個人窘迫地住了嘴，垂頭喪氣，但翔太立刻抬起頭。

「敦也，我能理解你說的話，但不能丟著不管。因為兔子小姐很煩惱啊，要設法幫助她才行啊。」

敦也冷笑了一聲坐了起來。

「設法幫助她？笑死人了，我們這種不入流的人能幫她什麼？既沒錢，又沒學歷，也沒有人脈，我們只配幹這種被人唾棄的闖空門勾當，就連闖空門也無法按計畫進行。好不容易偷了值錢的東西，逃跑用的車子卻故障了，所以才會跑來這種積滿灰塵的房子。我們連自己都顧不好，哪有什麼能力去為別人解憂？」

敦也一口氣說完，翔太縮著脖子，低下了頭。

「總之，趕快睡吧，天亮之後，就會有很多人出門上班，我們可以趁亂逃走。」敦也說完，再度躺了下來。

翔太終於開始把紙門的紙鋪在地上，但他的動作很緩慢。

「我說啊，」幸平語帶遲疑地開了口，「要不要寫點什麼？」

「寫什麼？」翔太問。

「回信啊，不寫回信，總覺得有點過意不去……」

「你是白癡喔，」敦也說，「在意這種事有屁用啊。」

「但是，即使只是寫幾句話，應該總比不寫好得多。有時候不是會覺得有人願意聽自己說話，就很感恩嗎？心裡有煩惱的時候，如果無法向別人傾訴，就會很痛苦。即使無法給她什麼實用的建議，只要說能夠理解她的煩惱，請她加油，我相信她的心情就會輕鬆不少。」

「呸，」敦也不以為然地說：「隨便你啦，真是蠢到家了。」

幸平站了起來，「有沒有筆？」

「那裡好像有文具。」

翔太和幸平走去店裡，不一會兒，窸窣窸窣地走了回來。

「找到筆了嗎？」敦也問。

「嗯，簽字筆都寫不出來，但原子筆沒問題，而且還有信紙。」幸平一臉開心地回答，走去隔壁廚房，把信紙放在桌上，坐在椅子上。「寫什麼呢？」

「你剛才不是說了嗎？我瞭解妳的煩惱，請妳加油，這樣寫就好了啊。」敦也說。

「光寫這樣好像太冷淡了。」

敦也啞了一下嘴，「懶得理你了。」

「剛才說的那個把她男友一起帶去的建議怎麼樣？」翔太問。

「你剛才不是說，如果她可以這麼做，就不會來找人商量了嗎？」

「雖然我剛才這麼說，但你可以向她確認一下啊。」

幸平露出猶豫的表情看著敦也問：「你覺得呢？」

「不要問我。」敦也把頭轉到一旁。

幸平拿著原子筆，但在開始寫之前，又看向敦也。

「信的開頭是怎麼寫？」

「對啊，好像有固定的格式，拜啟和前略什麼的，」翔太說，「但應該不需要寫這些吧，這封信上也沒有寫，就當作寫電子郵件就好了。」

「喔，對喔，當作電子郵件就好。那我就寫，看了妳的電子郵件，不對，是看了妳的來信。看、了、妳、的、來、信……」

「不必念出來啦。」翔太提醒他。

幸平寫字的聲音也傳入敦也的耳朵。他寫字似乎很用力。

不一會兒，幸平說了聲：「寫完了」，拿著信紙走了過來。

翔太接過來後說：「你的字真醜。」

敦也從旁邊探頭張望。幸平的字真的很醜，而且，都是平假名。

**看了妳的來信，妳辛苦了。我很理解妳的煩惱，目前想到一個方法，妳出門集訓和比賽時，是不是可以帶妳男朋友同行呢？對不起，只能想到這種普通的方法。**

「怎麼樣？」幸平問。

「不錯啊，對吧？」翔太回答後，又徵求敦也的同意。

「無所謂啦。」敦也回答。

幸平小心翼翼地吧信紙摺好，放進信封內寫著「月亮兔」的信封裡，「我去放進牛奶箱。」說完，他從後門走了出去。

敦也嘆了一口氣。

「真搞不懂他在想什麼，現在哪有時間去理會陌生人的煩惱。連你也和他一起瞎起鬨，真搞不懂你們在幹什麼。」

「別這麼說嘛，偶爾也不錯啊。」

「什麼偶爾也不錯。」

「因為別人通常不會來向我們傾訴煩惱，也不會來找我們這種人商量，恐怕一輩子都不會有這種機會。這是第一次，也可能是最後一次，所以，有一次這樣的經驗也不錯。」

「哼，」敦也又冷笑了一聲，「這就叫做不自量力。」

幸平回來了。

「牛奶箱的蓋子好緊，差一點打不開，可能很久沒有用了。」

「那當然啊，現在哪有人送——」敦也還沒有把「牛奶」兩個字說出口，就住了口，「喂，幸平，你的手套呢？」

「手套？在這裡啊。」他指著桌上。

「你什麼時候脫掉的？」

「寫信的時候。因為戴了手套不好寫字……」

「笨蛋，」敦也站了起來，「信紙上搞不好會留下指紋。」

「指紋？有什麼關係嗎？」

幸平一臉呆相，敦也很想對著他的圓臉狠狠甩兩巴掌。

「警察早晚會知道我們躲在這裡，如果那個叫『月亮兔』的女人沒有去牛奶箱拿回信怎麼辦？警方只要一查指紋就完蛋了。你應該曾經在開車違規時留過指紋吧？」

「啊……真的有。」

「呸，所以我叫你別多管閒事嘛。」敦也一把抓起手電筒，大步穿越廚房，從後門走了出去。

牛奶箱的蓋子蓋得很緊，的確像幸平說的，卡得很緊。敦也用力打開了。

他用手電筒照著牛奶箱，但裡面是空的。

他打開後門，對著裡面問：「喂，幸平，你放在哪裡？」

幸平一邊戴著手套，一邊走出來。

「什麼哪裡，就是那裡的牛奶箱啊。」

「裡面沒有啊。」

「啊？怎麼可能……？」

「是不是你以為放進去了，其實掉了？」敦也用手電筒照著地上。

「絕對不可能，我確確實實放進去了。」

「那信去了哪裡？」

幸平偏著頭納悶時，傳來一陣慌亂的腳步聲，翔太衝了出來。

「怎麼了？發生什麼事了？」敦也問。

「我聽到店舖那裡有動靜，去看了一下，發現這個掉在郵件投遞口下方。」翔太臉色鐵青地遞上一封信。

敦也倒吸了一口氣。他關掉手電筒，躡手躡腳地走過房子旁的防火巷，躲在房子後方，偷偷看著店門前。

但是——

那裡沒有人影，也不像有人剛離開。

三個人寄居的「浪矢雜貨店」到底埋藏著什麼樣的秘密？一來一往的信件又將引發多少奇妙的事蹟？更多精彩內容都在東野圭吾最溫暖的作品《浪矢雜貨店》！